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雜志一

古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謂立稗官使稱說閭巷風俗是也自周以前有務成子十一篇中多稱堯問師曠六篇事見春秋此為三晉稗編之宗至唐開元後而卷帙彌繁衍且不翅張衡西京賦所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矣其事涉晉疆爰綴之以備土

風馬志雜志

循蜚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脽驅陰陽反山川或治蜀

蓋迹躔云王文禄補衍

禪通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世

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昆連氏十一世軒轅氏三

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尊盧氏五世祝融氏三

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二

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八

世 同上

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 玉海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理風后明天道太常審地理蒼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大封辨西方后土辨北方謂之黃帝六相 管子

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 河圖始開圖

按古文者黄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倣象是也書斷

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粗尾細象蝦蟆子行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名

柳葉篆印史

琱玉蚩尤環以黍尺度圓徑三寸五分厚五分色如赤璊而内質瑩白循環作五蚩尤形首尾銜帶琱鏤古朴蓋黄帝平蚩尤因大霧作指南車飾以文玉令其文作蚩尤形當時輿服所用之物也玉古圖考

羲和者帝俊之妻也生十日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蓋月當為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山海經

高辛妃娵訾氏八夢日而生八子號八元實沈閼伯居

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藏遷閼於宋是為商沈於大夏是為參 異苑

高辛時丹邱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甕至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以頒羣臣舜時漸減遷寶甕於衡山 臨汾縣志

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 宜齋野乘

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號曰醴泉 酒譜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言及造

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 賈積記

娥皇夜寢夢昇於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覺

乃燭也於是孿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 漂栗手牘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

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邱實珠輕細風颺如

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青石圓

潔如珠服之不死故仙人方迴遊南岳有七言讚曰

珠塵圓潔青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拾遺記）

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淮南子脩務篇禹生于石注謂脩已感石坼胷而生（帝王世紀）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盖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為墨矣（錢希言戲瑕）

禹通轘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淮南子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燕閒錄

帝孔甲游畋黃萯之陽也天風晦冥遇神禮而迷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之必殃帝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橑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

守耳嘽緩之聲以為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呂氏春秋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韓詩外傳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投甕隨筆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歅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皐吹劍錄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書斷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

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左傳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

也奉熾鑪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說苑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繞烟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烟袖中說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粧樓記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欝茂然皆半榮半枯葢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為神隴蜀餘聞

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左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

休馬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君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韓詩外傳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與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

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
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
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狄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
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
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
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狄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狄

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狄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狄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狄簡子問其姓名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也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史記

晉平公令師曠清角一奏雲從四方起再奏大風雨隨之裂圍幔破俎豆隳廊瓦韓子

魏文侯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

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韓詩外傳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

鷂在屋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甚負之為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捕得鷂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劒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餘以是名聞於鄰國豪傑傾心焉　國策

趙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曽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桃也孟桃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史記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浮雲赤電絶羣逸驃紫鸞騮緑螭驄龍子麟駒絶塵號九逸西山雜記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邱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

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末然之狀其文曰壽殁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别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複篆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虞荔鼎録

漢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郎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擢為尚書令漢書

張京兆敞號任職而不修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

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同上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排綠綾百端錢百萬黄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我為爾成何功而報我

若是 西京雜記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真率筆記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鼈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没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

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吴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宫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輙應部下錢侯尤為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為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栢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括異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真率筆記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嫱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寛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

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名畫工於是差稀西京雜記

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郭思畫論

班昭字惠姬曹世叔妻彪之女也大家集云父為陳留長大家隨至作東征賦小名録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梁鍾嶸詩品

郭泰十四母使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安能斗筲之役乎乃遊京師世說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别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

霄漢 商芸小説

安定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去職還家書刺謁皇甫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雁美乎及王符在門屣履迎之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漢書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閔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景仰撮

書

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拜河東守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魏略

魏太和三年有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晉書

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畀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郭頒世說

嘉平中劉豹家於晉陽汾澗之濵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

晉書

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王沈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世說新語

魏陽里亭侯賈逵晚始生子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名之曰充字公閭 晉書

魏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入門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 蘇氏家語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能諧音

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同上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石室所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又嘗上太行山崩如雷往視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丸之隨凝如粳米乃合數九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

天中記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與韋誕座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

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用筆說 晉書

河東衛覬魏尚書僕射善章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蹟精熟覬子瓘為晉太保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稿稿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 能書錄

尚書令安邑衛瓘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

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之最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世說

衛瓘伯玉上之下衛夫人名鑠字茂猗中之上衛覬伯濡衛恒巨山王脩敬仁中之中庾肩吾書品

衛夫人名鑠展之女李矩妻中書李克母也學書於鍾繇善鍾法王逸少師之能書錄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奥莫匪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尚書邕

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前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

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强如石者為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二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必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筆陣圖

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米芾書史

衛夫人書如挿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

弄影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韋續書評

襄陵鄧殷伯道之祖也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虎自後齧斷其盤囊占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隂當汝南也果遷汝隂太守　晉書

賈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坐父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李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託言不敢當盛禮實畏槐也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

槐甞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槐女妃承華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戸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輙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李氏作女訓行於世同上

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取西王母戴勝也荆楚歳時記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别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别此賈后專

妬之徵也西京雜記

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穎厲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文士傳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或病死時有郅伯夷者宿於此明燭而坐中夜或有十餘人來自共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舊通志

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螺其年楷卒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五行圖

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即過度崇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晉書

晉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世說新語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同上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利可取廣州二大䍐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

至某時撒甖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鏡在於甖中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復令璞筮鏡甖之意璞云撒甖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出 搜神後記

晉弘農太守郭璞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倡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元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 梁鍾嶸詩

品

郭璞構思險恠而造語精圓三謝皆出於此杜李精奇處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 詩譜

郭璞作爾雅箞箾萌注云筍周禮箞菹鴈醢又作莶亂其萌蘿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為虇音繾綣之綣 贊寧筍譜

郭璞寓達州有暗渡人人不識記 隴蜀遺聞

嘉定州東烏尤山臨江爾雅臺相傳郭璞註爾雅於此

洗墨江中魚盡黑今此魚惟春初出遊上下不過十里暮春則藏臺下深潭中昔人有墨魚猶自向燈來之句 同上

顔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景仰撮書

太原王濛晉使司徒左長史能隸子循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

省循書云咄咄逼人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

隷行能書錄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

云今日有水厄茶錄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

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

人以為達世說新語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

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同上

司馬太傅為二王題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同上

王衍嘗為天下士題目曰阿平第一王澄小字庾家阿松第二庾敳處仲得第三王敦王孝伯恭字問王大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王佛大笑曰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不復相親同上

王蘊恭之父也小字阿興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同

上

王濟乘馬渡水馬不肯渡濟曰必是惜錦連乾今之紫襜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帝問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同上

上常幸王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上食未畢去同上

王濟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甚悲賓客莫

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同上

王藍田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納口中齧破而吐之同上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

癡何以云痴 語林

王愷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世說

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為上頓自忱始也 酒譜

王忱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日不醒或裸體而

遊其婦父常有惏怳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怳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世說

河東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會佐史令女於内觀之女指從事湖縣王濬告母邈遂妻之後濬拜撫軍大將軍 何氏語林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 世說

王凝之妻謝氏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初適凝之還

甚不悦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耶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同上

選曹將擬王坦之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媚人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作餘曹郎辭不拜晉書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

十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甞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能書録

上黨鮑陸家多凶喪淳于智卜之曰君安宅不利爾可

徑至市門當有一人賣新馬鞭者便就買還懸舍東北大樹三年當暴得財陸承言詣市得馬鞭懸之三年井中果得錢數十萬於是業用既展家亦無恙　王隱晉書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内七業俱成　蘇氏家語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

故中書令孫資　魏晉世說

孫盛字安國為秘書監加給事中篤尚好學自少至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同上

杜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相感切儉求助也儉答以詩然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摯贈詩開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詩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又曰韓衆藥雖良恐便不能治　文章叙録

郝隆詩娵隅躍清池桓溫問是何物答曰蠻以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答曰千里從公僅得蠻府參軍安得不作蠻語 世說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上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同上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拙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異苑

太真少儁朗交知衛君長率爾提酒脯獨來復獨往酒譜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能枯槁下帷短牒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世說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衛風韻雖不及

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同上

裴頠為祭酒時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玉海

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於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堙於羡道道列誌自此始演繁露

葛仙翁憑白桐几學數十年几化白虎三脚兩頭舊通志

晉裴秀之母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使進

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毋曰當應為小兒故也蘇氏家語

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捕之化為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宫後議郎汝南樊衡彛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舊通志

馮宣任北平䕶軍卒於官櫬還喪畢矣忽呼門則宣也妻韓見之悲愕宣曰有生必有死恨恩情早别耳其

塄垻至戒之曰并土當有兵疾不可居宅東棗枯急走可免遂去不見後二百日樹果枯垻及宣家投漁陽又四旬兵亂居民存者十一二同上

鴈門范隆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濵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仕劉元海並封公晉書

劉淵别將劉翼驍勇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關張十六國春秋

漢劉聰建元元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氏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彥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祝於通衢之下山堂肆考

晉書劉聰即偽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東市傅肱蟹語

石季龍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小名録

石虎園有西王母棗味絶美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開花十二月乃熟三枚長一尺舊通志

苻氏末祁縣王仲德戰敗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

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凡叔相及復棄翟遼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乗火行百餘里以免後臨徐州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仲德卒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祀之南史

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授凉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黄門

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臣六世祖瓊家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 江式表

魏賈鏘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小船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方味世中所絶 舊通志

魏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黄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

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兹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維新北史

魏閻喜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憫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

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同上

魏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崔潛為兄渾誄手筆草本計誄至是時將二百載寶其書蹟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清異錄

魏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將徙一郡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宫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北史

解縣裴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識聰敏有異常童兒　世說

北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太原縣志

魏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天淵池石銘

高允為懷州刺史秋月廵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 景仰撮書

魏宣武時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𤓰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附之時人謗祚者號為黃𤓰僕射桃弓少師 通鑑綱目

裴植為瀛州刺史徵武邑劉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為

學主故蘭生徒甚盛海内稱焉 魏書

竇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産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北史

天平三年竇泰將入潼關癸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回又御史臺有朱衣冠幘之異皆知其必敗 同上

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宋武帝遥見題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將軍同上

永安三年爾朱兆輕兵襲洛京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卒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渡河同上

爾朱兆夢其父登一高堆堆旁地悉耕熟唯有馬蔺草株往往猶在其父令兆下拔之兆手所至無不盡出

以此知襲洛京之必有利同上

爾朱榮討葛榮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同上

爾朱榮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樹梨普梨之曲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同上

太宰庫狄干署名為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

並知書 同上

善無尉景爲兾州刺史大納賄庫狄干與景同在齊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甲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曰可無貪也 同上

朔州敕勒部斛律金除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 同上

斛律金性質直不喜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同上

解柳遐世父司空慶遠特器異遐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我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北周書

范陽盧宗道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北齊書

唐邕白建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 同上

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湜納張宴之女為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

諷深以慰懷齊書

齊孝昭時議行魏史魏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赴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同上

後主諱緯母夢於海上坐浴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帝并州邸武成禪位天統元年即位晉陽宮北史

薛琡嘗夢縣城張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亮果自大中大

夫拜爲幽州刺史齊書

北齊石門潘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同上

齊清河崔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饈别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

與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夢溪筆談

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懼齧琴命婢以火燭之見有斷弦繫得一鼠弘靜異之改名曰鼠畏柳文暢惲琴號曰春風古琴疏

齊高祖徴范陽祖鴻勲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其文商芸小說

劉白墮善醸酒六月暑赫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旬不動飲之美而醉經月不醒號曰鶴觴舊通志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松之曾孫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南史

裴松之三國志注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 宋書

柳元景少貧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南史

柳元景為尚書令不營產業秦淮南菜園數十畝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

家中唉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同上

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南史

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復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同上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同上

柳吳興亭皋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南史

宋時嵇元榮羊蓋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同上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此 同上

齊竟陵王子良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轝久之進

見遂晩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同上

柳惲嘗與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同上

梁武帝好奕碁使柳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同上

柳惲書縱横廓落大體不凡而意未備武帝書評

柳惲書請以一小蘭葉截桃葉小姬以往小名録

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貴敬稷每詣惔必先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南史

郭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顧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驚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梁鍾嶸詩品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絶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
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
韓蘭英綺容甚有名篇又善諧笑齊武謂韓云借使
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同
上
鮑昭妹令暉著香茗賦陸羽茶經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
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

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任昉述異記

梁主蕭詧獻瑪瑙鐘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鐘已經數人不得頃至右丞蘇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鐘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北史

隋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為

上德而居下位之兆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河津縣志

王叔玠居郡從文中子求續經文中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闗朗之筮矣也否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與遂受業焉中說

文中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同上

劉貢見文中子書怒曰才非上聖擬上聖述作可乎又曰以此擬聖猶奴婢之於郎主耳　塵談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默傳其命脈耳食者安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摹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為誚　歸有園塵談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横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

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繞輪郭文體似隷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内纎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嘗云昔者吾聞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横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

冥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　古鏡紀序

隋王度文中子兄也大業九年以御史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祀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度曰妖由人興淫祀宜絶縣吏皆叩首請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為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古鏡於樹其夜二鼓許聞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其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

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命出蛇焚於縣門仍掘樹樹心有一穴入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妖遂絶太平縣志

隋蒲陜間疫甚度使小吏張龍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愈其夜龍駒夢一人朱衣紫服曰我鏡精也名曰紫珍舊通志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樂苑以為羽調曲元怪錄此遂蒢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皇

帝鹽白鶴鹽神鷓鹽踈勒鹽滿坐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典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植杖閒談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老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唐嘉話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隷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同上

薛道衡有昔昔鹽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以薛詩一句為一題乃羽調曲也　詩話

隋秘書少監王劭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隋書

隋裴寂待選京師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丹邱上聖告寂曰三百

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清異録

隋宇文述年十一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後封許國公贈尚書令筆談

汾陰薛濬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濵見一黄虵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僧出忽不見後濬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江鄰幾雜志

盧綸棲巖寺隋文帝瑪瑙盞歌曰天宮寶器隋朝物鏁在金函以金骨又曰五雲如拳輕復濃昔曾噀酒今藏龍規形環影相透徹亂雪繁花千萬重唐詩話

隋上柱國韓禽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隋書

隋大業五年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聚觀之上柱國韓僧壽亦預焉除名墨莊漫錄

隋大業十一年三月幸太原汾陽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雁門隋書

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周羅睺中流矢卒於師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

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同上

韋知常仁壽中道士常詣馮翊楊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諒舉兵知常逃歸知常先與楊素有隙素平并州先訪知常賴此獲免同上

晉人有魏先生者逸其名無書不讀隋初太常議樂先生調律度金石絲竹各得其所太常欲薦而官之不

可賜帛二百段而歸寓雁門以帛市酒旦夕歡飲時李密敗黎陽亡匿先生一見戲曰子氣沮而目亂心摇而語澁方今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密驚起曰既知我能免我否先生曰子非常人規模又有將帥才畧吾望氣晉汾有聖人出能往事之當不失富貴密終不能用其言而敗先生竟不知所在太原府志

虬鬚公姓張名仲堅西京人偉狀貌鬚如虬衆號虬鬚公雄才大畧人莫之測隋末天下大亂仲堅隂有掃

清之志偶遇李靖於靈石旅次時靖方挾紅拂妓胥奔紅拂亦姓張一見虬髯即異之旋拜為兄妹呼靖與相見坐談間二人歡甚因詢靖所往曰將避地太原虬髯曰觀李郎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靖閱人多矣皆將帥才唯一州將子愚謂之真人問何姓曰亦姓李方少年虬髯曰似矣李郎能致我一見否曰靖友劉文靜與之狎因文靜見之無不可者遂相約會於汾陽橋靖與張氏如期入太原候

之偕詣文靜紿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文靜遽遣使迎之虬髯公熟視文皇招靖起曰真天子也然吾十得八九須道兄決之後偕徐洪客復謁文皇慘然屈服辭去路語靖曰訃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詣某小宅為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叩之内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

門益壯麗暫止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粧奩首飾非人間物請更衣衣文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命妻出拜亦天人也旋至中堂盤筵之盛雖王公不侔也四人共坐陳饌次出女樂旋奏於庭似從天降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舉杯告靖曰此皆珍寶帛貨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

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藴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將與之贈以助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後文皇定

天下貞觀中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拜而賀之或曰李衛公兵法半是虬髯所傳太平廣記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有王山人者請謁自稱善按冥公備几案紙筆香水與山人偕坐以俟頃之紙上書八字甚大曰位極人臣年六十四同上

裴寂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

踰四十當貴後册拜唐司空　隋唐嘉話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